



元人文集 上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二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
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
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
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
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
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
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

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蹇少
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謂
之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
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
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
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
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
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
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
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

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
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
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
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
思不能覷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
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
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
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
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
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

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抹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抹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抹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孝之夫人目醫暴生

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
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
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
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
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
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
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
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
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
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

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
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
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
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
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
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
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
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
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
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

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廼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楊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
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
考之既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
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
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
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况爾耶以世系
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
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
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
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
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
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
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
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興曰陷曰絕曰歸孰爲
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
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
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一卅而得再卅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旣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脩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將又之

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黜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于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徂于篡弒若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
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
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
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
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
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
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
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
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
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

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
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
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
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
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
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
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
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
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
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
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
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
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
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
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
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
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
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周之交紂
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

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脩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